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十五回 盛希僑過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飲訂盟期

卻說王隆吉自從丟了書本，就了生意，聰明人見一會十，十五六歲時，竟是一個掌住櫃的人了。王春宇見兒子精能，生意發財，便放心留他在家，自己出門，帶了能乾的伙計，單一在蘇、杭買貨，運發汴城。自此門面興旺，竟立起一個春盛大字號來。

有一日，隆吉正在櫃檯裡坐，只見一個公子，年紀不上二十歲，人物豐滿明淨，騎著一匹駿馬，鞍轡新鮮。跟著三四個人，俱騎著馬；兩三個步走的，駕著兩隻鷹，牽著兩隻細狗。

滿街塵土，一轟出東門去。到了春盛號鋪門，公子勒住馬，問道：「鋪裡有好鞭子沒有？」王隆吉道：「紅毛通藤的有幾條，未必中意。」公子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隆吉叫伙計遞與馬上，公子道：「雖不好，也還罷了。要多少錢？」隆吉道：「情願奉送。若講錢時，誤了貴幹，我也不賣。」公子道：「我原忙，回來奉價罷。」把舊鞭子丟在地下，跟人抬了。自己拿新鞭子，把馬臀上加了一下，主僕七八個，一轟兒去了。

到了未牌時分，一轟兒又進了城。人是滿面蒙塵，馬是遍體生津，鷹坦著翅，狗吐著舌頭，跟的人棍上挑著幾個兔子。

到了鋪門，公子跳下馬來，眾僕從一齊下來，接住馬。公子叫從人奉馬鞭之價。隆吉早已跳出櫃檯，連聲道：「不必！不必！我看公子渴了，先到鋪後櫃房吃杯茶。」公子道：「是渴的要緊，也罷。只是打攪些。」

隆吉引著公子到了後邊。這不是七八年前，婁潛齋、譚孝移坐的那屋子，乃是生意發財，又拆蓋了兩三間堂屋。窗櫺榻扇，另是一新，糊的雪洞一般。字畫都是生意行，經蘇、杭搆來的。一個小院子，盆花怪石，甚屬幽雅。這公子滿心喜歡。

小廝斟上茶來，隆吉雙手親奉，公子躬身接飲。茶未吃完，小廝拿洗臉水，香皂盒兒，手巾，到了，公子只得洗了臉。方欲告辭，果碟酒菜，已擺滿案上。公子道：「那有取擾之理。」隆吉道：「少爺出城時，已預備就了。」暖酒上來，隆吉奉了三杯。從人進來催行，隆吉那裡肯放，又奉了個大杯兒，方才放走。公子謝擾不盡，出門上馬而去。這鞭子錢，一發講不出口來。

這原是隆吉生意精處。平素聞知公子撒漫的使錢，想招住這個主顧。今日自上門來，要買鞭子，隆吉所以情願奉送。知公子回來，口乾舌渴，臉水茶酒預先整備。所以見面就邀，要掛個相與的意思。

到第二日早晨，只見一個伢頭拿著一個拜匣，到鋪門前。

展開匣兒，取出一個封套帖，上面寫著：「翌吉，一品候教。眷弟盛希僑拜。」旁邊寫著一行小字兒：「恕不再速。辭帖不敢奉領。」隆吉道：「多拜尊大爺，我事忙，不敢取擾。」伢頭道：「來時家大爺已吩咐明白，不受王相公辭帖，明日早來速駕。」王隆吉也難再辭。

到了次日，早有人來速。只得鮮衣淨帽，跟著一個小廝去盛宅赴席。原來這盛宅之祖，做過雲南布政，父親做過廣西向武州州判，俱已去世。遺下希僑兄弟二人。弟希瑗，尚小，還從師唸書。這希僑十九歲了，新娶過親來，守著四五十萬家私，隨意浪過。這王隆吉到了盛宅，只見門樓三間，中間安著抬過八抬轎的大門。內邊照壁有三四丈長。前站著三四個人，隆吉也有見過的，都是街面上常走的。見了隆吉說道：「王相公來了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我引路。」從五間大客廳門前過去，東邊是一道角門兒，又是一個院子。一個門樓，上面寫著「盛氏先祠」，旁注年月款識，一行是「成化丙申」一行是「吉水羅倫書」又過一個院子，院裡蓄一對鵝，三間正房，門上掛著一個猩紅氈簾子。引路的說了一聲：「客到！」只見一個小家撞掀起簾子，盛公子出來相迎，說道：「失迎！失迎！」進的屋去，行禮坐下。公子謝了盛情。只見牆上古款新式，也難認識，大約都是很好的。條幾上古董玩器，一件也不認的。

只聞得異香撲鼻，卻不知香從何來。隆吉暗道：「果然天上神仙府，只是人間富貴家。」

兩人吃了茶，隆吉便道：「昨日簡褻少爺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昨日過擾。但這尊謙，萬不敢當。你我同年等輩，只以兄弟相稱。我看你年紀小似我，我就佔先，稱你為賢弟罷。」隆吉道：「不敢高攀。」希僑道：「舖子有多少本錢？」隆吉恐失了體面，盡力道：「有七八千光景，還不在手下，每日蘇杭上下來往哩。」希僑道：「原來有限哩。」隆吉接口道：「所以周轉不來。」

又坐了少頃，希僑道：「弄個玩意兒耍耍罷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不會什麼。」希僑道：「舖子裡打骨牌不打？」隆吉道：「閒時也常弄弄。」希僑便叫：「拿過骨牌來，再去樓上取兩千錢來，我與王大爺打骨牌玩。」只見一個家僮，拿過骨牌盒兒一個，鋪上絨氈，一個從後邊拿出兩吊錢，又陪上兩個小廝兒站著配場。搭了一回快，搭了一回天九，隆吉贏了一千四五百錢。擺了碟酒，收拾起骨牌，不要了。

須臾，湯飯肴饌，陸續俱來。隆吉只覺異味美口，東西卻不認的。想舖中也有幾味相似的，烹調卻不是這樣。席完，又吃幾樣子酒。酒半酣時，希僑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賢弟莫要見阻，我心裡想與你拜個兄弟。」隆吉道：「說什麼話，府上是何等人家，我不過一個生意小戶，何敢將地比天。」希僑道：「見外麼？」隆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希僑道：「你外邊人熟，再想兩位才好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也年輕，外邊也不認的人，請問要那樣人？」希僑道：「我拜兄弟，原有個緣故。我的親戚，俱在外省，姑家，舅家，連外父家，都沒有在河南的。我這裡舉目無親，甚是寂寞。只求像賢弟這樣意氣投合的，時常來往就罷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也不認的許多人，就是不三不四的，我也不說他。我有兩個同窗，一個是我的先生婁孝廉兒子，新進了學，叫做婁僕；一個是我譚姑夫兒子，叫做譚紹聞，年紀都是十七八歲。若不嫌棄，我情願約會他二人。」希僑道：「妙極！咱四個也就足夠。」

飯完，把酒席收訖。隆吉要辭別起身，希僑不肯，還要耍骨牌。隆吉說：「舖子裡沒人。」堅執要去。希僑叫：「備馬送王大爺去。」隆吉那裡肯騎。吃畢茶，起身。希僑送至大門，問道：「王大爺贏的錢呢？」隆吉道：「什麼話，閒耍罷了。」

希僑道：「將錢交與王大爺來人。」那小廝也不肯接。希僑道：「暫且放行。」因說道：「約會的人，賢弟放速些就是。」隆吉道：「是。」一拱而別。

及到鋪門時，盛宅家人，已將抹骨牌贏的錢送到。隆吉再不肯要。小家人道：「王大爺若不要，小的回去，得二十竹批子挨。」隆吉只得收了，說道：「到府上說，我謝大爺擾。」

那家人道：「曉得。」一溜煙跑去。

這王隆吉起初奉承盛公子之意，不過是生意上要添一個好主顧，不料蒙了錯愛，竟說到拜兄弟的話。大凡年輕的人，不知道理，一聽說拜兄弟，早已喜極，又遇到一個富貴公子，一發喜出望外。這一夜就喜的睡不著。等到次日，胡亂吃些早飯，騎上騾子，一直就到蕭牆街衙口，把頭口拴在碧草軒前一株石榴樹上。原來碧草軒，自從沒了孝移以後，花砌藥欄，果成了「綠滿窗前草不除」光景，所以牲口拴在軒前樹上，也不止一日。這話提它不著。

單說隆吉提著鞭子，一徑到了樓下。正值王氏與紹聞吃早飯，冰梅一旁伺候。王氏見了姪兒，便道：「冰梅，收了傢伙，另擺飯來，叫王叔吃。」隆吉道：「才丟下碗兒。」因問姑娘近日安吉的話。紹聞也問舅往蘇州發貨的話。隆吉心中有事，三兩句便拐到盛希僑身上。這盛希僑方伯門第，人所共知，不必深言。因把盛公子怎的一個豪邁個儻，風流款洽，誇獎了一番；怎的一個房屋壯麗，怎的一個肴饌精美，誇的不啻口出。方才徐徐說起「換帖子，要結拜弟兄，叫我來約表弟」的話。這王氏接口道：「像這等主戶人家公子，要約你兄弟拜弟兄，難說辱沒咱不成？我就叫他算上一個。」隆吉道：「自然是極好哩。」

紹聞道：「在那裡結拜呢？」隆吉道：「卻沒有說定一個地方。」

等約停當了，再定地方罷。大約就在盛宅。」紹聞道：「他是大鄉紳人家，開章就在他家，未免我們還不好意思去哩。不如約個公所地方，大家鬥出分費擺酒。結拜停當，然後彼此相請，便好來往。」隆吉道：「說的是。依我看，大約東街關帝廟裡好。關

爺就是結拜兄弟的頭一個。叫宋道官擺下席，我們在神前燒香何如？」紹聞道：「那裡人亂。」王氏道：「地藏庵那裡，有關係廟沒有？」隆吉道：「那裡有一座小伽藍殿，就是關爺。」王氏道：「就在地藏庵也好，范師傅那裡也秘靜。就叫他擺席，你們只出分賞。」紹聞道：「怕他是持戒的，怎好叫他擺葷席。」隆吉道：「他說持戒，是對人說的。時常在俺家，還叫你姪子與他實燒雞吃哩。」王氏、紹聞不覺俱笑。王氏道：「拿定主意，在那裡罷。分賞得多少呢。」隆吉道：「咱與盛公子共事，輕薄不好看，每人二兩頭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也不多。每人跟一個人，上下兩席，只夠罷。」隆吉道：「師傅也還落些，落的有限。」王氏道：「他出家人，怎好落你的。」隆吉道：「姑娘不知，凡住堂廟的，乾一件事，先算計落頭哩。」大家又笑。

計議停當，隆吉道：「你我同去約約婁世兄。」紹聞道：「不用去，婁世兄是有管教的人，去也不中用，他也必不算。」隆吉道：「昨日我與盛公子說明，約你兩個。若不約他，顯的是兄弟有了欺騙。使不得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去，你自己去罷。我昨日才在他家送禮，今日又去，婁先生見了我，我沒啥說。

你自己去罷。」隆吉是生意行走慣的人，忽生一計道：「婁世兄進了學，我還沒有與先生叩喜。福弟，你借與我一份賀禮，我去走走，順便兒把這話說了，依不依在他。」紹聞吩咐雙慶兒道：「叫王中來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又叫王中，想著賬房裡要錢麼。」紹聞道：「正是。」王氏道：「你這事叫王中知道，就要攪散。我與你備禮，你得多少呢。」隆吉道：「一兩銀，再配上一匹綢子。」王氏道：「兩樣俱是現成的。」雙慶兒去取大拜匣來。紹聞道：「要帖子不要？」隆吉道：「我如今成了生意人了，不用帖子，只叫雙慶兒跟的去。」

紹聞安置禮物已妥，叫雙慶跟著，隆吉騎了騾子，一直往北門來。進的婁宅，一徑到了客廳。恰好婁潛齋與婁樸，在那裡陪客說話。隆吉先與客行了常禮，然後展開賀禮，與先生叩喜，與婁樸行了平禮。坐下吃茶，婁潛齋道：「你近日做了生意，可惜你的資質。也很好，我也不嫌你改業。既作商家，皆國家良民，亦資生之要。但你是個聰明人，只要凡事務實。」隆吉道：「先生教訓極是。」這隆吉來意，本欲邀婁樸結盟，見了先生，早已奪氣，不敢講出口來。坐了一會，只得邀婁樸道：「世兄外邊游游罷。」婁樸陪出門來，到崇有軒坐下。又說些閒言碎語，心裡想說盛公子約拜兄弟的話，幾番張口，不知怎的，咽喉間再說不出來。這可知正氣奪人，邪說自遠。又可知惡聞邪說，必在己有以招之也。

這婁潛齋父子，還只料王隆吉感念師弟之誼，今日來送賀禮，心中過意不去，加倍厚待。過午席罷，將原儀壁回。隆吉心中快快而去。在路上打發雙慶兒帶回原禮，自己騎騾而歸。

恰好到了娘娘廟大街，這盛公子正在門樓下站著，與馬販子講買馬的話，看家人在街上試馬。望見王隆吉，早叫道：「那不是王賢弟麼。」王隆吉下的騾子，家人跑上前接住。盛公子下的階級，一手挽住說道：「賢弟，那裡去哩？」隆吉道：「蕭牆街。」盛公子吩咐家人道：「馬說妥了，去問號裡取銀子。就說有客說話，顧不得，叫他上筆賬就是。」這正是：樂莫樂乎新相知，況是指日締盟人。

盛希僑一手扯住王隆吉，進了內書房坐下。問道：「賢弟所約何如？」隆吉道：「蕭牆街舍表弟，算了一個。」希僑道：「那一位哩。」隆吉說不出那不曾開口的話，只得答應道：「婁世兄意思，不想著算。」希僑道：「莫非嫌擇我麼？他是孝廉公之子，又新進了學，自然要高抬身分。依我說，先祖做過方面大僚，也不甚玷辱他。」隆吉急口道：「他說他常在學裡，恐怕一時禮節答應不到，惹弟兄們不喜歡，沒有別的意思。」

希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要之，咱三個人，也就夠了。久後遇見合氣的，再續上也不遲。你且說結拜定於何日，我好送帖相請。」

隆吉道：「頭一次共事，也難就在府上。舍表弟說，先尋一個公所地方會了，然後彼此相請，好來往。」希僑道：「也沒這個妥當地方。」隆吉道：「我與舍表弟議定，在地藏庵范師傅那邊。每人二兩分金，叫他擺席。」希僑道：「二兩太少。他出家人，不圖落些餘頭，該白伺候咱不成？況且二兩銀子，除了落頭，也擺不上好席面。依我說，我送酒一壇，再備幾樣菜兒送的去。也恐怕姑姑家，整治的腥白白的，吃不的，卻怎麼了？」隆吉道：「大哥慮的是。但天色晚了，我回去罷。櫃房裡沒人，且是黑了，街上行走不便。」希僑笑道：「關什麼要緊。不如今晚住下，咱弟兄說話罷。就是回去，夜深了，打上我這邊燈籠，柵欄上也沒人敢攔：鎖了柵欄，他們也不敢不開。」

說未完時，一聲叫：「家人擺酒！你們這些狗娘養的！都瞎了眼，漆黑了，還不上燈麼？今日是該誰伺候客哩？明日打這忘八羔子！」嚷聲未畢，只見兩個家童，掌定兩枝大燭，放在案上。酒碟兒隨後就到。希僑還罵了兩句。王隆吉也不敢過為推辭，只得坐下。把酒斟開，希僑嘗了嘗，罵道：「這是前日東街的送來一壇南酒，我說不中吃，偏偏你們要拿來襲賓客。你們這些狗撞的，單管惹人的氣！快換了咱家新做的『石凍春』來。」果然又換了酒。希僑道：「這明日地藏庵的事，賢弟你自安排，明晨我就送分賞去。日子就定在初三日罷，別的日子我不得閒。」隆吉道：「就是初三，不用再改罷？」希僑道：「豈有再改之理。」

吃了一會，王、隆吉要走。希僑道：「賢弟可笑。若說啞酒難吃，我有道理。」一聲叫：「寶劍兒，前院請滿相公來，叫他把琵琶也帶的來。」少頃，滿相公到了。隆吉起身，欲待作揖，希僑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老滿你就坐在這邊罷。」家人斟酒來，希僑道：「你唱個曲子敬客。」隆吉道：「不敢。」滿相公果然唱了一套。唱完，說道：「聒耳。」隆吉道：「聆教。」

希僑道：「果然聒耳不中聽。取大杯來，咱們猜拳罷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不會猜枚。」希僑道：「不猜拳，咱們揭酒牌罷。」寶劍兒取過酒牌，舉個大杯，放在中間。希僑道：「這磁甌子是敬客的？快去樓上取我的門來，只要三個罷。小心著，要是打碎了，你那一家人性命，還不值我那一門哩。」果然拿出三個錦盒兒，取出三個玉門。燈光之下，晶瑩射目。希僑道：「不必斟酒，揭了牌，看該誰喝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不懂的。」滿相公道：「上邊自有圖像，注解的明白，誰揭著，誰再不能賴過去。」

希僑把牌揉亂了，放在盤中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你是客，你先揭。」

隆吉道：「我不明白。」希僑道：「我一發先揭一張。」揭過一看，只見上面畫著一架孔雀屏，背後站著幾個女子，一人持弓搭箭，射那孔雀，旁注兩句詩，又一行雲：「新婚者一巨觥。」希僑道：「賢弟幾日完婚？」隆吉道：「不曾。」滿相公道：「少爺喝了罷。」寶劍斟上一玉門，放在主人面前，希僑只得飲乾。輪著滿相公揭。滿相公揭了一張，上面畫著一樹花，一人舉燭夜觀，旁注雲：「近燭者一杯。」滿相公道：「少爺又是一杯。」希僑看了一看，自己果然與燭相近，說道：「這牌太向主人了。」只得又吃了一玉門。輪著隆吉揭，揭了一張，上面畫了一隻船，載了個三髯貴人，一個美色女子，旁注云：

「行商者一小杯。」希僑道：「這是范蠡故事，又有西施跟著，生意又發財。賢弟該一大杯。」隆吉道：「酒令大似軍令，既是寫的小杯，如何改大杯？」希僑一定叫寶劍兒斟了一斗，隆吉吃了，說道：「我委實是要走的。要吃酒時，我在家說明，就是一更二更都使的。我今日早晨出門，家中沒說明白，家母也掛心，叫我去罷。」這時天有半更了，滿相公亦說：「少爺叫客去罷。」希僑酒興未足，卻也自嫌白淡沒味，說道：「今晚全沒興頭。既說伯母掛心，賢弟一發就走。改日就不許推托了。酒到底沒吃什麼，牌兒只揭了三張，記下罷。寶劍兒打燈籠，叫他們送回家。」一齊起身，送出大門。隆吉騎上騾子，一對燈籠前照，送至春盛號鋪門而回。

有詩道王氏之愚昧：

時刻難忘曲米街，恰逢中表又相諧；

村姑嫁得夫家好，祿產號秦抱滿懷。

